魏書

十六

リ 8
1735
140

特
リ8
1735
140

列傳第六十九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禮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尒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剪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可立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詰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入謀

此冊八年同人一郎君醵資以贈
燕山亭北林宛委別藏

察之雖爲尒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悛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王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邑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勢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人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搆閒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亟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

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猟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過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义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勲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賛义德美义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等因是稱薦之义

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表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酬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詔說上黨王天穆及尒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塋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於洛爻尒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眞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爲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

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
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粗飯
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
中或褁一敝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已高明於物無知淺識
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
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殿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
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
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
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
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涉
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
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宇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
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
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
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
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
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終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沖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嘗遊河内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爲侍中李彪改兼著作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黄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

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荆州刺史頃之
兼尚書左僕射三郢二荆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
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
好射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大守趙修延以琰之莊帝外
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内人
斬修延還推琰之廣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
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
所訪質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
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
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
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
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强
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就
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剛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
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
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眞多識前言往
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
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
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
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内外親屬呼爲聖
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

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
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
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
孝怡異之向博士説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
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
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
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贇以王元
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
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
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嘗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
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
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

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
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
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蕭甚嗟賞之勰亦大悦
退謂瑩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
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
書左戶部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吏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
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黄門侍
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寘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
黄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
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
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

騎將軍初莊帝末介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鍾石管絃略無存
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
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
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
爲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
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嵇譏世人
好偷竊他文以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
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
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珽字孝徵襲

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
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

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後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
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
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
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待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
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
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
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
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
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
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
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
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

國傅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
人其丞巳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關爲臣之禮原夫公主
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
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
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
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
裴道廣孫榮又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
彌甚又張虛景吾難轟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
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尊既非食菜之君
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
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
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
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
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
稱病淸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
干靑雲明珠旣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
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
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强舌素尚邁金貞淸
標陵玉徹其讚楊子雲曰蜀江導淸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
覃思邈前修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
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
其年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
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

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王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娉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之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營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

淮王或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寅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嶺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　等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王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眞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眞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壽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聘著作固辭不就二年

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遷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産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貲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擎太常方餒於柏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狠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

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凡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蹐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

藐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於
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
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
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天悔未結誰
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蹟改
之無及故狡兎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
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
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
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
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以決矣猶夜則思
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
小無毀無器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

囂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
頤其形栁下三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若高
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已欲專道以邀譽夫去
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遐道之所全
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
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
然則聲奢繁則實儉泂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憍侈
自親情與道絶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
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
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
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
蹇於人事屯難頻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沈骨於幽霊

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虔之永安中行司空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爲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尚哉

魏書卷八十一　收書列傳七十　終

馬氏圖書館藏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

馬氏圖書館藏

氏爲佐周成大業末聞姒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誡明帝尚封頑駿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蘭犢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勳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王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衛奉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太祖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王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爲王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奬立繼統勳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鞮征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還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太祖敕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卽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爲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忿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爲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卽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恃部衆之彊每謀爲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

子尒頭位魏昌慶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太
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
世祖即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
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温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
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
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
幸其第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
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眞君五
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持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爲
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
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
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亂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
歸而父遺喪明嘗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
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
見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
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
道儁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

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諡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
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閭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皇
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
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
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
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
追諡后祖父延襄康公父展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
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
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
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
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與安二年太后兄
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
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
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荷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
蘭公渤海太守泾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
博陵郡君遭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
守家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
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
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

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
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賭奉
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賭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
等薄不如賭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賭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
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賭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
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訴爲幽州刺史
伯夫進爵范陽公英黷貨徙燉煌諸常自興公及闕至是皆以親
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
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
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
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會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
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怨其孫

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
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
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
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在海夷傳
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
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
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燸燸魏母攜熙逃避
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
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
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況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
姑先入掖庭爲始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

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
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
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
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
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
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
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
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
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
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在諸州營塔寺
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
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

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
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
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
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
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
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
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飭許通體之一用開
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
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
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
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
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

密敕宏昌公王遇曰太師萬一卽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王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王生二子誕脩

誕字思政脩字寶業幷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遙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與脩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棰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旣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啟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

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傳奬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
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待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僊加時高祖銳意
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
已愾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
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
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
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
絶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王蕭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
慰詔求棺于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帢充襚親自臨視撤
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
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輔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洛候設
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
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
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
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
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且瞻既自少綢繆知
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
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宿
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
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
貞厚有禮度産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
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

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壽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産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産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

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隆爵爲侯幽后立乃復敘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魏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率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間使諭之峻與五弟誕疑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疑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爲王徵爲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

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
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
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
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
彼去者既輕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
釋重檐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
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咸無答者
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
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
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
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纍故天下冤惜焉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王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
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
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
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
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
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
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
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與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
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
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
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中及
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

特詔與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
曰莊謚曰莊公與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
後襲先封南郡王改爲博陵郡公侃晞爲莊帝所
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令朱榮之晞與曾安等持刀
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行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第七十一上　終

乾公出原藏
民國南京市

魏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脩人五世祖顧晉
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
內龔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
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
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
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

乾公出原藏
民國南京市

又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會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
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會乃賜衣幘引見肇顯
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
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
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
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
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
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
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
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
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諂殺彭城王勰由是朝
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

門外廡下忽慾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
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
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
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
雖久竟不改葬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
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
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深等二十餘人俱面
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
驚倒轉臥涇中鞍具皆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
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
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
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

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宿邢豹伊羌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太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无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為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爵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為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入座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

鎮將賜爵高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尒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達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

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阼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帛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疋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鑒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凡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

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
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
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夫
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
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
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
孤立卽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
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
平郡君元又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
祥妻長安縣公主卽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
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攬鞍神龜元年四
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曉

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
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
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
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
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
現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
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
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
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
欲就祖父西塋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塋有終洛之心崔光
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
陪塋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憫忽太

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
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
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
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
秦公加九錫璽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
鼓吹轀輬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
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
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遂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
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眞子
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
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於太

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
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
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
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眞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
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
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文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
等謀殺文事發文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
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謔多不預
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

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辭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余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鄴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介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弊亦速其間或不弊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魏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外戚第七十二下

魏收書外戚傳下　古史臣論　全用隋書外戚傳

終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邈明

董徵

刁沖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内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華鴻生碩儒之輩袍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十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萊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太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那繹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

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
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置員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
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
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巡衆神龍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
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
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
復釋奠於國學文於顯陽殿詔祭酒劉欽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
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之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
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
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
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

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騭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
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
其知名者附例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
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
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
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贈初中山襲爵太
雁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
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
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
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贈初中山襲爵太

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泛納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險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出為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等守不敢為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為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蒼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為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語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官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微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秘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瑕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卽劉或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岡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

得及其門流恒婦弟盛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爲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啜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秘書令而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秘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刁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髫齔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記及詩書雅賛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

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矣（宋本作兒）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儼温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于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推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弃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徃徃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荐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爻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自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勤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賛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賓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填因暇日屬意藝林略

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冀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嘯歌醻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

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鄙銓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闡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臼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賢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厭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

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
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
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
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隨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
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
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遵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
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
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
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
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
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燮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

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
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
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
蔚猶沈淆滄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
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
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
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
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那纘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
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
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
呈宰輔乃召惠蔚與纘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纘而纘理終
屈彈事遂寢世宗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

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
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
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温柔疏遠詩書之教恭
儉易良禮樂之道交彖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
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
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
泯絶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
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
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
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罫厠班祕省忝官承乏
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
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
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
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
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
章篇紕繆當非三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
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
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黄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黄門久之正黄
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
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
封棗彊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戸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
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
正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

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贈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
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
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
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
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
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
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
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
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眞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
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
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躍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
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益寡久之乃
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
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
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
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
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
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
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

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
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
簏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
踐其堂奥信以稱大儒於海内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聆聆四方
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輟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
受業編録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
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
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黄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
堅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
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
險至誠高節堙没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
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吳常坐思而侯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

莫不衰袞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冤蓋一時師表當世流焉宜沒
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
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
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
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抆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
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
秋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
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
入璇華官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
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
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

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遞
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
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
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
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啟請焉永安初加平
東將軍壽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
騎常侍都督湘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
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沖字文朗勃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
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
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
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
已身自炊爨奉師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
經偏修鄭說陰陽圖讖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
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
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沖爲功曹主簿非所好
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
有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
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
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
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鑿蔡裹尸偃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
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今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

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輜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青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僕卿書於沖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不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兩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開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

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悌每論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臯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熏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勑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

祭酒劉炫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盤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redacted]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恒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遼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

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與乃詣靈馥覺舍類受業
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與默爾不言及靈寢
說左傳業與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
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
大盛業與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
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
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節氣後辰下
算延昌中業與乃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北騎校尉張洪溫寇將
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爲一歷洪等後遂共推
業與爲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
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
業與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從有積元術數廿缺業與又修之各

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
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遵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曄之竊號也
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與仍在通直加寧朔將
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失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
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
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
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稱莫業與與魏季景温
子昇竇瑗爲撾鼓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
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
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
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
儒博聞多識乃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

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
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
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
戲之屬乃奏詰業與其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
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與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
郊邪業與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與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
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與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
用王義除禫應同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
遂不答業與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
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止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
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與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
卿欽梁王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
圓方竟出何經業與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
業與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
异不答蕭衍親問業與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
與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
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爲繫業與對曰鄭
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
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
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與曰文王爲諸侯
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
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爲潛龍二爲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
意小乖業與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

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行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曰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皆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方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非敢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再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基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巳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於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

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與傅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方也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終

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沖盧景裕李同軌三人史目錄皆有之此卷刁沖盧景裕傳今錄北史非魏收書史臣論亦出北史北史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甌冶史鳳蓀氏圖定用法

魏書卷八十五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表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温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曰久自昔聖達之作賢詩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

甌冶史鳳蓀氏圖定用法

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為首稱東都之
下班張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
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
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鋭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
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
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裴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鄒弟也博學儁才性不矯俗駕於交友
鄒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
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為博洽
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毎使朝貢辭
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
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
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鄒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
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
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
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
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
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
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閼將之部朝賢
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
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

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脩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鏘鏘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平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實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啟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絳

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
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
初為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
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為諮
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
君上藥有時致效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
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
諮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
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
刻與監同行以梨擊桉傍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
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
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

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
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
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
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
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
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
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
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諡曰文伯茂曾撰晉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
學早有才情蕭寶寅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為東閤
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溫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

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昌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軍將軍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慚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

官尚書冀州刺史諡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竟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淵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荆州事引

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未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淵獨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匹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入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卽欲向京師爲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尅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救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

太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王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歟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蜕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魏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終

魏書卷八十六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牀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甘旨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糴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粗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耕刃得剩六耕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塞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塋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絶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塋焉

應弟昶字寶首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瞋呵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瞋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刻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

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温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刻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

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隧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内詔命賜宫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宫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禄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

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幾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口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塋所隣人孤貧窮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閭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塋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塋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乎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頼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墜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

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表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王薄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艸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烏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表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於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表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理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敎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奬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閭自日入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

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之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任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王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褊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入和龍入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褒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勒部人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

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垂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埶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囚之業北據本作內之誤右之中兵脇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

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中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子隨行攻圍熾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

樂陵太守謚曰忠

子榮宦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

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蕭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睿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鄧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劒文熾圍之蚪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劒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

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盾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會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啟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剖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閻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僊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已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殁名立豈徒然哉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終

魏收書節義傳十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譽必速是故博擊者候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覩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洊南闕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符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上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皐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嘗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皐侯謚曰宣子純字道尚襲爵鎮遠將軍平皐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
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愍然曰汝
弟分析家貲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愍然曰汝
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
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與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滑南太守有
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
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
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
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鄉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
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
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
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酆之第三弟也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
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
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
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
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
精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
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爲左僕射源懷引

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兖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末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慄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絶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内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宣見霑錫以垂奬勸可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

宣州鎮咸使聞知邑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二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胤自涖此郡惠政有聞又龍自以巳粟贍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啟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寧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揃平蕭衍揃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楯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乎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追

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音徼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菊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敕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陞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逆氏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將軍陰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敕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遁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甯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暈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

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
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
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
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儻然有器望少
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
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楊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
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
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
風聞爲御史所彈辭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
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
前將軍東荆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
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
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
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
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
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轉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
不好俗人交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眞不事家產宅不
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
寶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寶武之
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
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身階級

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又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摛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刪泰華弊遷淺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晝一既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

母皆勿論葢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
律柳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
殺母乃是夫殺妻母罪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
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
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
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
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葢
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與父同在門
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
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
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
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鄰臣

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
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
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後談者元譁以明明大
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
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
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王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
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
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
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
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
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

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
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遂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烈
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慝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
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
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
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
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
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暮卑優劣顯
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
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
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

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
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
出隱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遂
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烈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
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
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絶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
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暮而中練思慕少衰始念於母略書
夫人遂於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
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絶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
義絶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絶有罪得禮之隆明有讎疾告烈之
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逼于文姜魯公謫之文姜以告齊
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

覇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爲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敦一千斛絹一百匹與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克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興謠兩岐致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與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淪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恭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員養淑爲子熙

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凝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尒朱汝歸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諡曰懿齊獻武王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終